

書叢作創藝

鳥龜店

著 川 韓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東 山

書叢作創藝文

店 龜 鳥

著 川 韓

版出店書華新東山

月七年七四九一

烏 龜 店

(文藝創作叢書)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出版

著 者 韓 川
出 版 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發 行 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總分店：膠東
分支店：日照

平邑	樂陵	博山	沂山	濰縣	昌樂	諸城	濰縣	膠東
曹縣	南皮	來蕪	泰南	牟平	烟台	大馬	魯中	魯南
曹縣	濟水	濱縣	蒙山	高密	濰縣	龍口	魯南	濱海
滕縣	濟水	博興	蒙陰	沂東	膠縣	龍口	魯南	濱海
滕縣	費縣	費縣	費縣	費縣	費縣	費縣	費縣	費縣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韓 川

林家蓬湖坡有個蒼白鬍子的老頭，大高個，姓林，大號叫做林鳳生。林鳳生頭頂上留一堆活撒下，活撒毛稀稀拉拉蓋不住頭皮，頭皮又紅又光滑，日頭地裏一閃，鐵亮。當林鳳生四十九歲這年，人家跟他年歲不相上下的，都抱起了小孫孫的時候，他才花了十多塊錢和西鄉一個寡婦老媽媽結了婚。老媽媽那時四十來歲，老媽媽給他帶來一個九歲的小丫頭。小丫頭梳着小企辮，名叫小英。一家三口，地土雖然不多，真老頭得閑挑小挑，賣蘇、賣洋油、賣雜二馬八的零碎貨，三、五十塊錢在手裏游轉着，小日子過的還算馬馬虎虎。

就在這年冬天快要過年的時候，大概是臘月二十五晚上，一家人吃完飯，老媽媽刷碗，老頭坐在炕沿上吸旱菸，邊吸邊想：「年關到了，把手裏這幾個現錢佔住吧——辦成貨，什麼貨對什麼麼；省得過了年，小年幼的們玩錢來借借取取，不借給誰得罪誰，借給誰誰也不辦正經事……」突然，小丫頭爬到老頭脊梁背上，攔住老頭的脖子，硬要老頭給她買花、買炮、買新衣裳，血口都要「大的」。老頭眯縫着眼，心裏想：「一準買！一準買！孩子頭一年跟我，改名換姓不易。」老媽媽却搶白小丫頭：

「尿潑尿照照你的影！你敢跟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比？快睡去罷！不知道天高地厚！」

小丫頭眼裏立時冒出了露水，老頭趕緊把她抱到懷裏，用他青促促的鬍子又，摩擦她的小臉蛋：

「俺不哭！俺不哭！買，一半買！買大的，買老大的！」

小丫頭在老頭懷裏睡着了，老頭埋怨老媽媽：

「看你！一個孩子家，你，唉！——明天早點起來辦飯，我要趕赤肩鎮。」

說着，放下小丫頭，打開小櫃數錢，把三十二塊現大洋，一塊五毛錢的小毛錢和兩吊多銅板，統統放進一個小錢叉口，鎖住小櫃睡覺了。

第二天吃過飯，老頭把黏在鬍子上的小豆腐沫擦了擦，胳膊窩夾起小錢叉口，走出門去。好大的風啊！一拐彎，林鳳生碰到林鳳月，林鳳月是林鳳生的遠門哥哥。「窮人多大輩」，林家連湖坡林鳳生就只這一個老大哥。林鳳月看林鳳生的樣子，是要去趕集。便說：

「呃！天昏地暗，你等個帶伴的不好嗎？年頭荒荒亂亂的！」

林鳳生停了一停：

「不礙，常出門的。」說着便走出了莊。

剛下過雪，路很滑，林鳳生低着頭走路，邊走邊想：「什麼世道？遍地馬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呢？——噯！到集上反正得跟孩子截幾尺布，也給她買塊手布子。來了年間的，叫她們都歡歡樂樂——頭一年跟我……」抬頭到了九道圍家北，嶺上的小山後邊，突然閃出一個人來。穿着藍襖，揹着箕筐，戴一頂破毡帽，毡帽不知他是怎麼戴的，戴的那麼朝前，把眼眉都蓋住了。他看到老頭，連忙擺手。立時又出來三個人，一個戴着帽墊，緣着白邊，腰裏鼓撐撐的露着盆子，槍的槍把；一個拿着刀，另一個端着短槍頭子。

「喬他媽！怕鬼就有鬼！」

說話之間，已經到了跟前。這還能跑得了麼？可是，怎麼着也得跑啊，林鳳生撒腿就跑。「年齡不饒人」，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子，跟幾個小年幼的跑，還能跑得過他們麼？後面那個揣着大炮的傢伙就嗷呼：

「再跑！沖了你！」

誰給命有仇呢？老頭也知道跑不脫了，便順手把小錢叉口往路旁一個小窟窿裏一丟，又跑了幾步，蹲在路邊喘粗氣。本來沒多遠，老頭往窟窿裏堆錢叉口，人家在後面看得清清楚楚。拿刀的彎腰拾起來，端槍頭子的跑到老頭跟前，老頭急忙說：

「噯！噯！你呀，相好的！錢，你們拿去了，翻來覆去給我的命有什麼仇？來到年頭了，你們也好回去過年。……」

揣着盆子炮的傢伙沒等他說完，揮了揮手，幾個人就順窟窿往東溜走了。

這還趕什麼集呢！老頭楞了一會：

「呃！家走吧！」

隻有幾步，那個揣盆子炮的傢伙又跑回來，這回盆子炮是在手裏端着的，老頭一看，「這了，這了，這了，非要我這條老命不可了！」趕緊堵住問道：

「怎麼着？相好的？」

那傢伙用盆子炮指着老頭：

「趕集去！趕集去！不准你家走！」

大概是怕老頭到九道關那裏去噙呼人吧？老頭也估量到這一點：

「好！好！趕集就趕集，就趕集。」

轉身向赤眉鎮走去，連頭也不回。走呀走的，走了總有一里多路，約摸他們也走遠了，這才站住了腳：

「趕集？剛的一個錢不剩，趕集買你媽的皮嚙！」

來回一放，老頭坐頭更氣的到了家。一進門，小丫頭跑過去攙住了腿，仰臉望着老頭：

「大大！」

老頭一陣心酸，把小丫頭抱起來，眼淚滴在小丫頭的臉蛋上：

「小英：可不是你大大……」

老媽媽看他神色不對，趕緊問：

「怎麼啦？」

「賊羔子們斷了。」

「斷了？斷了多少？」

「還給你剩一個！」

老媽媽「哇」的一聲哭了。小丫頭看媽媽哭，也跟著哭。老頭急的跺腳。

「反正不是我押大寶輸了，你們哭，喊！」

「年咱怎麼過呢？」

「年？牆根底下那不是還有貨底子麼？明天九女敬，到集上好歹賣賣，還不够過年！可是過了年……呃！過了年再說過了年的話！」

一家人鼻涕一把淚一把，整整鬧了一天。

過年了，小英瞪着眼看別的孩子放炮，看別的孩子戴花，看別的孩子穿新衣裳。

一一

「年好過，月好過，日子難過。」糊裏糊塗過了正月，林鳳生把貨底子賣了賣，一包堆賣了

二十來斤。還做什麼生意呢？本錢小，轉不開；家裏又缺少糧粒。能蹲在家裏瞪着眼把這二十塊錢一塊塊的吃下去麼？一天夜裏，老倆口，商議來商議去，老頭說：

「呃！明天託個人到『烏龜店』取個錢使使吧！」

老媽媽不大懂：

「什麼烏龜蛋啊？」

老頭有些不耐煩：

「你這個人！你長着兩個耳朵是出氣的？『烏龜店』，『店』，不是『蛋』！——九女城元安，他們開的『同聚店』，放行利錢，跟烏龜一樣喝着這一方的血。沒有人管它叫『同聚店』，都叫它『烏龜店』。」

老媽媽好像想起了什麼，又問老頭：

「噯！是嗎？是那個黑溜溜的，尖下巴，兩眼毛葛葛的，人家都叫他『于掌櫃的』吧？」

老頭一楞：

「噯！『烏龜店』于掌櫃的，跑咱一溜蓮湖坡的賬，好幾年了，你怎麼……？」

老媽媽打了個寒戰。

「噯！咱可不使他們的行利錢，窮斷骨頭咱也不使！——你可沒見，張家蓮湖坡的張春勝

也不知道使了他們多少錢，年前于掌櫃的來了，穿的板板整整，跟走親戚一樣，胳膊窩夾着小錢叉口，手裏拿着巴棍，一到房子裏：酒呀，肉呀，吃肉包子還殺小雞，還輻着個嘴。張春勝一五一十替他裝上錢才走。張春勝家孩子大人連張繆子煎餅都撈不上，于掌櫃還沉着他那小黑臉，說是『跟我到店裏去吧！』到了九女城，沒有進他們的店，就把人家押起來了。三、四個狗眼子

傍着吃一吃！「失了火還得撲撲夾棍」，一個集就吃了張春勝七十多塊！——張春勝的日子過不的了！你……」。

「我？算了吧！你才知道張春勝，你還沒聽說九道關的董玉福呢。……」說到這裏，老頭不說了。老頭怕老媽嚇的慌，可是老媽卻硬逼着老頭。老頭說：

董玉福嚇着他老的使了他們二十塊錢，利滾利，洋滾洋，滾來滾去滾成了八十。兩年裏非錢不行，玉福的二份夾告他們：「俺老的脾氣不好，管怎着也不要叫俺老的知道，俺大份欠你們的賬，我想法代還就是。」不行！他們管你老的不老的，脾氣不脾氣，硬要闖下刨錢。玉福老的知道了，一氣就氣了個半死，把玉福罵個抬不起頭來，便偷偷拿起洋槍，大大的裝了一把砂子，加上洋炮，腳把槍機一蹬……」

「怎麼啦？」

「還能怎麼着？死了罷了！」

「唉喲！——我看這錢，以後他們還怎麼得要？」

「照你說就易了——錢，還能短人家一個？」

有一袋煙的功夫，屋裏什麼動靜都沒有，燈碗裏的油灼完了，燈罩慢慢升着了燈心，突然亮起來，好像要失火。老頭急忙連唾沫把燈吹熄了。小屋黑漆漆的。老媽說：

「我怕。我央告你：咱無論如何，不使他們的行利錢！」

老頭沒有理她，開着火吸煙，吸了一袋又一袋，很久很久：

「睡吧！天不早了。你娘們家不知道：磨磨壓着咱們的手哩！」說完他也歪到枕頭上。

他想，「咱少使點，年底連本帶利歸還他們就是。」老頭合眼盤算起來：不多使，使五十塊吧。一個集空尾少賺五塊，連吃加用就打上三塊。一年七十二個集，一百四十五十塊。年底送

到他們店裏，我就給予你權的說：『不用你去了，我送來了，留錢吧！』于掌櫃的一定笑嘻嘻的說：『你慌着什麼味！你選用吧！』朱元安一準也說：『林鳳生這膽是個好賬，老實人。』

三

又是清早，又是昏昏沉沉，林鳳生從炕上爬下來，彙好了賬，便到舅家連湖披去我孫孝順。一溜蓬湖坡，無論那一家要使『烏龜店』。的行利錢，都得請孫孝順或者劉舉孔他們當中人。連湖披誰家什麼家底，他們都知道。他到『烏龜店』裏說放給誰就放給誰，說放多少就是多少。這天，孫孝順正吃早飯，林鳳生來了，孫孝順把頭一仰：

『噢！來了林鳳生——你怎麼吃的這麼早？』

『嗯！大冷的天，早點吃了暖和。』林鳳生垂頭喪氣子來，心裏說：『王八蛋才吃了飯罷，怕來的晚了。找不着你啊，也不知道爲什麼，林鳳生連壽壽孝順都不敢看，只是用手摸弄自己的鬍鬚子。很久很久，才吞吞吐吐的說：』

『孝順弟，你這個窮大哥，今天……不治了……年前赤眉鎮集，我懂的那事，你知道……五畝地沒打上糧食……做買賣……呃！短少點本錢。看你……喝！能給取個錢便便不能！』

孫孝順意思了一下：

『多了不見起行。眼下「同聚」店裏，也是……』

林鳳生本想使四十塊，看孫孝順這要一意思，連一半也沒敢說出來。心裏想：『不曉得他害怕吧，不夠，再託人。』便說：

「不要多！十五塊就行，十五塊。」

孫孝順沒有說話，拿眼珠子把林鳳生左打量，右打量，打量的林鳳生怪不好意思。孫孝順把筷子一放：

「我趕九女墩，你也去吧！」

「我去？」

「去吧！好給人家打個紅帖。」

非得人家給取錢，林鳳生把褲腰帶緊了一緊，跟到九女墩。

紅帖立上了：十五塊，三分利，十個月爲期。林鳳生在紅帖上按了指頭印。

十五塊不能解渴，小買賣還是轉不開。林鳳生在集上溜過來溜過去，心想再託個人取幾塊。

可是託誰呢？——天已經東南响了，腸子和肚子吵起仗來，吵的那麼厲害。林鳳生真是不好受：

「呃！稱塊鍋餅吃吧！」走到鍋餅挑旁。賣鍋餅的一看有買賣，趕緊拿起了稱：

「這鍋餅黎明才出爐，麵又細又白又軟和！」

林鳳生看着鍋餅點了點頭，摸了一摸懷裏的十五塊，又抓了抓頭頂上的落撒毛：「呃！不吃

吧，三分利使的行利賬，是叫你來集上吃鍋餅的麼？」把腰又緊了一緊，「家走吃煎餅吧。」

——扭頭看到劉學孔，林鳳生可高興了，比吃一塊鍋餅還高興。三兩步跑到劉學孔跟前，拉住劉

學孔的胳膊：

「走！走！裝一壺去！」

「別拉扯！我剛才放下飯碗。」

「裝二兩嘛！」林鳳生很實在的把劉學孔拉到一個肉攤子上，切了些肉，裝了壺酒，大大的給他斟上了一杯：

「呃！找你沒找着碰着了。來！來！乾了！乾了！」

林鳳生又給他斟了一大杯。兩個人喝了一陣子以後，林鳳生才把他託孫孝順取錢。怎樣只取了十五塊，怎樣不够等等，都說給劉學孔。劉學孔斜了林鳳生一眼：

「算了，你就說你叫我再給你取幾塊錢吧！這個那個，我估量着你也就是這一條子——爺們不錯，我去給你碰一碰。碰着了你也不要喜，碰不着你也不要惱。我這個人，你還不知道，一輩子都是拿別人的事當自己的事辦。」

林鳳生蹲在烏龜店對過一塊石頭上，劉學孔大搖大擺走進了烏龜店。正巧，店裏櫃台上，一個老大娘爬着東西，嘴裏咕咕嚷嚷：

「怪不得人家都說你們店裏坑人，你們真是「坑人店」！你們的東西比那一家都貴，你們的東西都不出心賣！」

伙計們跟一窩蜂一樣。和老大娘吵起來：

「誰叫你來買？那個請你來的？」

——「俺這店不是「坑人店」，是「癢癢店」。誰癢癢誰就來抓抓，不癢癢就出去！」

劉學孔一進門，大伙都扔下老大娘不理，都去招呼劉學孔。朱元安常跟伙計們說：「咱這雜貨，賣不賣都不要緊，留着壓貨架子也不管乎，只要賬進好了，你們好生應酬那些常管賬的。」吃誰的，喝誰的，就得聽誰使喚。所以伙計們一看劉學孔進來，就都圍上去：

「來了劉學孔！」

「怎麼你這一集來的這樣晚？」

朱元安也從椅子上站起來，幌着他用頂兒頂上的四方腦袋，滿面春風的迎出去：

「當是你這一集不來了呢！剛泡上茶，來！來！這一集正計劃着吃……」

劉學孔坐在火爐邊一張椅子上：

「噫！這一集不再吃大肉了吧？上一集弄得太膩了，不能吃。」

「不！這一集咱們吃鍋貼，豬肉韭黃的。韭黃真鮮，何掌櫃要往大店送禮，從青口捎來幾湯包。咱留下了一些，生怕你不來——你的口頭臨還算不露。哈哈哈哈哈！」

劉學孔問朱元安：「這個集空，賬弄的不離吧？」

朱元安說：「你還不知道，上年咱準的地太多了，把現錢都給壓住了！弄賬就怕準地。這不是嘆：一半天何掌櫃到大店去，預備再撥些款子來。」

「大店還是給按分半算吧？」

「再多還行！撥來的錢不一定都放出去。再說還有一半宗荒賬什麼的——上面撥來一萬，也不知道是什麼太太的私房，硬要給算二分。何掌櫃跑了好幾趟，才給算成分七。這不是嘆：吃不着的虧硬叫吃！」

.....

兩個人烤着火，喝着茶，啦着閑呱。林鳳生在外邊躡着，挨着西北風。劉學孔出來小便，看見林鳳生的活撒毛向南歪着，才想起了剛才林鳳生託他辦的事，第二套進去以後，才給朱元安說：

「啦閑呱的太多了，外邊還有人等我——我再管宗賬吧！」

「那裏的？」

「林家蓮湖坡的林鳳生，好賬……」

「不管好賬孬賬，只要你一句話就差不多了。不過剛才孫孝順給他取了十五塊了，他再說的就不對了吧？」

劉學孔說：

「我知道。林鳳生給我說陳。——不要緊，我還能坑咱「同聚」？林鳳生值的多：五畝地，才蓋了兩間新堂屋，年前又娶了辦飯的。放給他五十也包管瞎不了。」

朱元安叫陳掌櫃來問了問，陳掌櫃說：

「這一集不趕趕了，下集吧。」

下集，劉學孔給林鳳生取了十塊。林鳳生又託劉繼孟取了十塊。林鳳生從烏龜店裏一共取了三十五塊，都是三分利，都是十個月為期。林鳳生在三張紅帖上，都按上比紅帖還紅的指頭印。

四

日子過的真快，民國十七年的舊曆新年，好像一步步往這裏跑一樣，一轉圈就轉到林鳳生跟前。林鳳生把這一年的賬合計合計：忙了一年，糧食不夠吃的；短人家三十五塊的本錢，什麼那多一集少一集，利錢都按十一個月算吧，十二塊五毛五，可是連現錢加貨底子四十塊都不到。年前那二十來塊的生肉那去啦？老頭抓着腦袋上的蒼鬍毛：

「這一年，咱們花費太大了！」

老媽媽也後怕：

「我今年可不該置那條單褲子！」

老頭安慰老媽媽：

「看你說的，露着肉還不該，還能不穿衣裳？」

小丫頭沒有聽懂，插嘴問：

「大大：什麼衣裳？今年得跟俺買……」

老媽媽趕緊哄小丫頭：

「過年，過年俺孩子好生拾柴火。今年過年的時候，給你……給你換新辮子繩，紅的。」
老頭心一翻，簡直要從肚子裏翻出來。半晌沒有說話，很久才去撫摸小丫頭的小辮子：
「對！過年準給俺換頭繩，紅的，大紅的，你看那個紅噢！」
小丫頭也用自己的手，玩弄自己的小辮子。

又是一年。

土年，林鳳生大大方方，什麼那多一集少一集，二十塊錢也跟着頭一集的十五塊算利錢；莊戶人，「分厘毫絲忽」的細賬也確實不會算，林鳳生就豁上吃虧：齊齊整整都給算成十一個月，拿十一塊五毛五給烏囉店送去。誰知道，就像這樣，朱元安還是發那樣大的賊脾氣？朱元安卜登卜登兩個算盤子眼珠，好像要吃林鳳生一樣，意思都沒有意思，破口就說：

「要就是你連本帶利歸賬；要就是像齊年整月的打利錢。誰有這些閑功夫給你零零碎碎找還些窮麻煩！」

連上一個月都不到，林鳳生却捏着鼻子搽了一整年的利錢。直到今年，林鳳生想起來，還在肚裏過不去：給這些人打交道，反正是窮人吃虧；要不，一個月的利錢，一塊零五，給孩子製一食新衣裳也花不了，孩子跟着我——驢！孩子今年拾柴火，拾得可是勤力，一小筐頭一小筐頭拾得跟一座小山一樣，寒天又摘了那樣大一老堆松給子，零錢零攢，老媽媽說快攢够三塊錢了。——今年，孩子可得穿的板板整整的，他們外人誰知道這不是她大大給置的呢？——孩子跟着我，也

真是活受罪！

臘月了。林鳳生知人家的本錢歸不了，連十二塊六的利錢也湊不上。管怎着也湊不上。老頭可兒萬難了。老媽媽掀開席子，從席子底下拿出一個破布小包來，遞給老頭：

「你不要煩難了，把孩子攪的這幾塊錢給你，你給他們湊上吧。」

老頭接過小包，半天沒有說話。小丫頭兩個眼角裏含着兩顆黃豆大的淚珠。

五

民國十九年，林鳳生給「烏龜店」湊去十二塊六。二十年，又東湊西湊給「烏龜店」湊去十二塊六。一直到民國二十一年，林鳳生在「烏龜店」裏一直塞進去五個十二塊六。

民國二十二年，林鳳生可真是苦迫了：五畝薄地打了不足兩秤果子，果子不值錢，兩秤果子竟到錢袋裏也賣不到五塊錢；小買賣頭二年就不做了，頭二年就做不起了。這十二塊六那裏來呢？這十二塊六就好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在老頭脊背上壓着，等老頭躺倒的時候，這塊大石頭就一轉，轉到老頭的胸脯上，壓得老頭出氣進氣都不大容易。老頭盼望下雪，下雪的時候不下雪，下成白麵，天一放亮就拿掃帚去掃，掃呀掃的，唉呀！一個盒子炮！趕緊把盒子炮揣到懷裏，破毡帽也戴到前邊，戴的也壓住眼眉，爬到大路旁一個小溝裏，等着。那是誰呀？又禱又許，粗麻兒頸，四方腦袋，兩個算盤子卜登卜登的，那不是朱元安麼？是朱元安。把盒子炮掏出來，對準朱元安「拍」一傢伙——臭火！朱元安一看是臭火，惡狗一樣猛撲上來，掐住林鳳生的脖子。「唉呀！唉呀！」把老媽媽喚醒了。

「半夜三更，你唉呀什麼？」

老頭把被子揭開，擦了擦額頭上的虛汗，按着撲通撲通的心，坐在炕頭上出租氣。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清的早，于掌櫃真的來了。于掌櫃穿的板整整的，脛肢窩夾着小錢叉口，手裏拿着巴棍，一屁股蹲在林鳳生對過一塊石頭上，兩眼望着林鳳生的屋。林鳳生陪着笑臉：

「于掌櫃的，我今年實在苦迫，不大收成，東西又不值錢。款我過年吧！過了年，我沒本有利！」

「林鳳生：你呀！你今天付上就付，付不上就跟我去見東家。東家說嘛：你這賺，還本帶利，今年你都得還！」

最後，林鳳生央告于掌櫃：

「于掌櫃，今天先家走吧。明天九女嫁，我趕集，到店裏見東家就是！」
因為是頭一趟，于掌櫃沒好意思說什麼，沉着他的小黑臉到別家要賬去了。

窮人說話，向來一是一，二是二。第二天，林鳳生硬着頭皮去見朱元安，朱元安正坐在火爐邊的椅子上，大腿壓着二腿喝着藥酒，藥酒紅，紅的跟鮮血一樣。看林鳳生進來，胡鼻子哼了一聲：「來了林鳳生？」就不理了，大搖大擺，「看你說什麼？」

林鳳生青筋貼着門扇，滑、滑、滑、滑、滑下去。滿眼都是錢，洋錢票子一老堆，一老堆，你們還差我這十二塊六嗎？嘴裏吐着知道應該說什麼，掏出旱煙袋來吸旱煙，吸了一袋又一袋。盤腿坐在床頭上的陳掌櫃。也在吸煙，煙從嘴裏噴出來，噴成一個圓圈，圓圈越往上越大，曲